

阿拉伯-伊斯兰 文化史

第五册

正午时期

(一)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 著



商务印书馆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 五 册

正 午 时 期 (一)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著

史 希 同 译

纳 忠 审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5, 正午时期. 1/(埃及)爱敏著; 史希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ISBN 7-100-02978-3

I. 阿... II. ①爱... ②史... III. ①阿拉伯国家—文化史②阿拉伯帝国(632~1094)—文化史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2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五册

正午时期(一)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 著

史希同 译

纳忠 审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2978-3/K·638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著者序言	1
------------	---

第一篇 自穆台瓦基勒时代至伊斯兰 教历 4 世纪末期的社会生活

第一章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居民	3
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黑人——宗教 派别——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人种、宗教及教派的影响	
第二章 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86
帝国的分裂——分裂对政治、学术和文学的影响——奢侈与贫 困,享乐与艰辛——奢侈与贫困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奴隶—— 奴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文学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描述	

第二篇 自穆台瓦基勒时代至伊斯兰 教历 4 世纪末期的文化生活中心

第一章 埃及和沙姆地区	147
埃及在突伦王朝和伊赫什德王朝时代的宗教活动及其著名人物 ——语言与语法——哲学——沙姆地区的学术和文学活动—— 法蒂玛王朝时代埃及和沙姆地区的宗教与哲学活动——法蒂玛 王朝时代的历史学家——法蒂玛王朝时代的文学	
第二章 伊拉克和波斯南部	200

最著名的学术城市——宗教活动及其著名人物——哲学活动——文学活动——波斯南部的宗教、哲学和文学活动——布韦希王朝对学术和文学的影响——齐亚里王朝(朱尔加尼和塔巴里斯坦)及其影响	
第三章 呼罗珊及河外地区	246
著名的学术城市——学术、文学及哲学活动——萨曼王朝对学术及文学的影响	
第四章 信德和阿富汗	266
伽兹尼王朝及其对学术、文学和哲学的影响	
第五章 马格里布诸国	279
马格里布诸国的开化及其著名的学术城市——马格里布诸国对宗教学科的关注及其著名的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马格里布诸国的文学活动——西西里岛及其学术活动	
第六章 阿拉伯半岛	304

著者序言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求真主赐福于先知穆罕默德。

本书是继“黎明时期”和“近午时期”之后的第三部分——“正午时期”的第一卷。

首先向尊敬的读者致以歉意，自“近午时期”最后一卷（第三卷）出版至本卷问世，经历了太长的时间。其间，笔者受命担任文学院院长之职，致使我无暇继续写作；在卸去院长职务之后，又需一段时间恢复，以便从思想和心理上做好自甘寂寞、承受研究之辛劳的准备。

今天终于将本卷脱稿。笔者把本卷视为对伊历3世纪后半期和4世纪的思想活动进行广泛研究的绪论。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至今仍是穆斯林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一个时期。笔者估计“正午时期”需用五卷的篇幅表述，其中一卷为安德鲁斯专辑。

在本卷中，笔者着重写了两个方面：

一、社会生活。因为只有在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促进学术发展的诸多因素和作者的心态之后，才能对思想生活有真正的了解。

二、思想生活的中心、各个地区学术和文学活动的性质、特点，以及著名的代表人物。这种记述是简要概括的，笔者想以此作

为其余各卷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为了真主,我在写作中,尤其是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写作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和传记类图书的作者们往往无视地区和时间的概念,他们把学术活动看成是一个整体,在为著述家、学者撰写传记时,不管年代和国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作者姓名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如,他们可以把伊历 2 世纪伊拉克的艾哈迈德与伊历 6 世纪或 7 世纪埃及的艾哈迈德排在一起,这种做法给那些想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学者分别加以研究的人,造成了无法想像的困难。

笔者在撰写本卷书的过程中,按照时间和地区顺序对学者进行描述,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为了将学术和文学活动发展的时间、地点交待清楚的考虑,而且也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出现或形成某种学术现象的原因。例如,二重韵诗和抑扬格的诗为什么出现在安德鲁斯,而不是其他地方? 玛卡梅韵文故事体裁首先在呼罗珊地区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哲学在伊拉克得到发展和繁荣更不是什么侥幸,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原因的,没有这些原因,这一切便不会发生。所以,确定学术活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助于科学地、正确地了解学术的产生和发展。这,便是笔者的用意所在。

愿真主一如既往襄助我们完成余下的工作。

艾哈迈德·爱敏

伊历 1364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五于新开罗

公元 1945 年 3 月 30 日

第一篇 自穆台瓦基勒时代至伊斯兰 教历 4 世纪末期的社会生活

第一章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居民

突厥人——在我们所记载的这个时代，伊斯兰王国里除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两大民族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民族，即突厥人。突厥人对伊斯兰各民族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于伊历 218 年/公元 833 年继位的哈里发穆耳台绥姆，在其登基后的第二年，即伊历 220 年，从布哈拉、撒马尔罕、拔汗那等突厥斯坦及河外地区招募了大批奴隶。“这些奴隶是穆耳台绥姆用钱买来的。他给这些奴隶穿丝绸衣服，戴金腰带，充当他的禁卫军。穆耳台绥姆一共购买了 8 千名突厥奴隶，也有人说是 1 万 8 千名。”^① 后一种说法更普遍。

穆耳台绥姆之所以转向突厥人，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穆耳台绥姆执政之前，在军队中服役的主要是呼罗珊人，即呼罗珊地区的波斯人。从阿拔斯王朝建立到穆耳台绥姆执政，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波斯人一直是阿拔斯帝国的支柱。

^① 《群星灿烂——埃及和开罗编年史》，第 2 卷，第 232 页。

在禁卫军里主要是波斯人,另外还有来自穆达尔、也门和赖比阿等部落的阿拉伯人,但是阿拉伯人的地位、待遇和人数都不如波斯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里发对阿拉伯人越来越不信任,因为哈里发认为阿拉伯人对打仗已失去兴趣,故波斯人颇受哈里发的青睐,以至麦蒙哈里发执政时,一位阿拉伯人在沙姆见到了麦蒙,便对麦蒙说:“穆民的领袖啊!你应像对待呼罗珊的波斯人那样对待沙姆的阿拉伯人!”但是,到穆耳台绥姆执政时,又开始不信任波斯人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麦蒙哈里发去世时,很多波斯军人站在麦蒙的儿子阿拔斯一边,支持他继位。这是因为麦蒙的母亲是波斯人,波斯军人的民族情绪使他们自然要站在麦蒙的儿子一边,效忠于有着一半波斯血统的阿拔斯。

据塔巴里在其《民族与帝王史》一书的记载,当穆耳台绥姆继任哈里发,人们向其宣誓效忠时,军队曾发生骚乱,军人要拥立麦蒙之子——阿拔斯为哈里发。穆耳台绥姆见状后,派人把阿拔斯请到宫中,阿拔斯便在宫内向穆耳台绥姆宣誓效忠,然后,他从宫中走出来向支持他的波斯军人说:“你们这种拥戴有什么用?我已向我的叔叔宣誓效忠了,我已把哈里发的职位交给他了。”骚乱遂得已平息。^①

二、促使穆耳台绥姆招募突厥人进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穆耳台绥姆的母亲玛丽黛是粟特地区的突厥人。穆耳台绥姆本人具有很多突厥人的气质:勇猛、强悍、尚武。艾哈麦德·本·艾比·杜阿德

^①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10卷,第304页。

说：“他能用手指把人的手腕折断。”穆耳台绥姆伸出手臂对我说，你使劲咬吧！我不肯咬。他说：“咬不坏的，我让你咬，长矛都对他无可奈何，更不用说牙齿了。”^①穆耳台绥姆的突厥血统和突厥性格使他要招募突厥人进京，他确实那样做了。

穆耳台绥姆招募的突厥人越来越多，以至巴格达到处都充斥着突厥人，他们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麦斯欧迪说：“突厥人在京城纵马驰骋，横冲直撞，欺凌弱小，伤害百姓，引起巴格达人的公愤，遂奋起将那些撞倒妇女、老人、孩子或盲人的突厥骑士杀死。穆耳台绥姆见状，决定与突厥人一起迁出巴格达……最终选定萨马腊^②为新都地址。他从王国各地招募各种能工巧匠，运来各种花草树木，为突厥人修建了专门的营地，并让拔汗那人和艾什鲁西人与之为邻……穆耳台绥姆还赐予艾什纳斯^③等突厥将领封地，取名为萨马腊的卡尔赫^④……”^⑤

这些突厥人中有些是穆斯林，他们是在倭马亚时代被阿拉伯人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的。他们原来讲突厥语，后来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他们以勇敢善战、坚韧不拔著称，他们同时还具有粗野、残暴的游牧本性。穆耳台绥姆为保持他们血统的纯正，迁来大批突厥妇女与突厥军人婚配，并禁止突厥人与非突厥人通婚。

① 《哈里发传》，第133页。

② 萨马腊：位于巴格达西北124公里处，公元836—892年为阿拔斯王朝首都。——译者

③ 艾什纳斯（伊历230年/公元845年卒）：阿拔斯王朝著名的突厥将领，奉穆耳台绥姆哈里发之命，修建萨马腊，参加过著名的阿德里耶战役。——译者

④ 卡尔赫：巴格达郊区一古代城区名。——译者

⑤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第1卷，第272页及其以后。

穆耳台绥姆使突厥人在京都站住了脚，成为阿拔斯王朝的重要支柱。伊历223年(公元837年)爆发的阿姆里耶战役中，阿拉伯人战胜了罗马人，靠的就是突厥人，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就掌握在以艾什纳斯为首的突厥将领手中。

自公元837年起，民族斗争中又增添了一个强劲的实力，过去的斗争是在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的，现在则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之间展开。阿拉伯人在与波斯人的斗争中已处于下风，突厥人的出现使斗争更趋激烈、复杂。突厥人的矛头首先指向那些独揽大权的波斯人。从此，伊斯兰历史开始染上了突厥的色彩，在这以前很多历史事件都与波斯人有关，诸如波斯人艾布·穆斯林·呼拉萨尼、百尔麦克家族、艾勒哈桑·本·赛赫勒、艾勒法都勒·本·赛赫勒、阿卜杜拉·本·塔希尔等人；而在这之后很多历史事件又都与突厥人，如艾什纳斯、伊塔赫、大布阿、小布阿、伊本·图伦等人联系在一起，因为突厥人已掌握了国家大权，他们可以所欲为了。

对突厥人的不满情绪早在他们进入巴格达时就出现了。巴格达老百姓向穆耳台绥姆报怨：“你把突厥人弄走吧，否则我们就造反了！”穆耳台绥姆说：“我有8万武士，你们怎么造反？”答：“我们用暗箭(指诅咒)反对你。”穆耳台绥姆说：“以真主的名义起誓，我可斗不过暗箭。”于是，穆耳台绥姆为突厥人修建了萨马腊城(萨马腊意为谁见了都高兴)，并迁居到该地。^①

迪耳比勒·胡扎伊^②曾写诗攻击穆耳台绥姆对突厥人的偏袒

^① 《群星灿烂——埃及和开罗编年史》，第2卷，第233页。

^② 迪耳比勒·胡扎伊(公元765—860年)：以善写讽刺诗著称的诗人。信奉十叶派。著有《诗人评传》。——译者

及庇护。甚至连穆耳台绥姆本人——这位将突厥人招募进京的人，在将波斯人对其前诸哈里发效力的情况与突厥人对他的作用进行比较之后，也不禁称赞波斯人的才干，而对后者颇有微词。据塔巴里记载，穆耳台绥姆曾召见麦蒙时代的巴格达总督艾布·侯赛因·易司哈格·本·伊卜拉欣，在与之长谈之后，穆耳台绥姆说：“易司哈格！我心中有件事思虑了很久。”易司哈格说：“什么事，你说吧！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仆，我是你奴仆的儿子。”穆耳台绥姆说：“我看我兄弟麦蒙，他任用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很有作为。我也用了四个人，但无一人成大器！”易司哈格说：“你兄弟都用了什么人？”答：“塔希尔·本·侯赛因，这个人你见过，并听说过；其次是阿卜杜拉·本·塔希尔，这个人无人能比；然后就是你，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你是当权者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人物；再有就是你的兄弟穆罕默德·本·伊卜拉欣，上哪里去找像他那样的人呢？而我自己呢，我重用艾夫辛，他的情况你已见到了；其次是艾什纳斯，他闹得一团糟；而伊塔赫，一无所成；瓦绥夫也是毫无用处！”易司哈格说：“穆民的领袖啊！你兄弟看问题看的是本质，他抓住了根本，枝节问题便迎刃而解，而你却是舍本求末，故无所成。”穆耳台绥姆：“易司哈格呀！你的回答比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还要大。”^①

巴格达人讨厌突厥人进出巴格达，因为突厥人给巴格达人带来的都是厄运。他们在巴格达以其铁骑撞倒无数老弱病残，即使他们迁往高图勒^②，继而迁往萨马腊，但已给巴格达——商业和文

①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11卷，第8页。

② 高图勒：萨马腊开发前位于该地的一条河的名。

化中心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以至有人责骂穆耳台绥姆,有的圣训学家还伪造指责突厥人的圣训,以表达他们和普通百姓对突厥人的不满。他们传述说,穆圣曾说过:“突厥人是第一个掠夺我民族的人。”他们引用伊本·阿拔斯传述的圣训:“让王权,或者说是哈里发的职位留在我儿孙手中吧!直到被那些面孔像盾牌似的红脸人征服为止。”有人还引用了艾布·胡赖莱传述的圣训:“那些大脸盘、小眼睛、扁平鼻子的人一定会跑到底格里斯河畔去拴他们的战马。”^①

随着突厥人大批涌入京城,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战争中英勇善战,加之他们大量繁衍后代,以及哈里发对他们的支持,突厥人势力日益坐大。瓦西格^②继穆耳台绥姆之后出任哈里发,于伊历228年/公元842年封突厥人艾什纳斯为素丹王,并给他戴上珍珠王冠和两条珍珠绶带。瓦西格是第一个敕封其将领为素丹的哈里发。^③

瓦西格在位时,突厥将领在阿拉伯半岛曾多次重创当地的游牧阿拉伯人,一次在麦地那附近,一次在叶玛麦,为首的突厥将领是大布阿。起初,游牧人没把突厥人放在眼里,他们对前来求援的人说:“跟我们打仗的这些奴隶和异教徒算得了什么!凭真主起誓,让我们来教训他们吧!”但是,这些奴隶和异教徒却打败了游牧人。大布阿把他所虏到的努麦里部落的俘虏一个个地加以鞭打,被打者多达四、五百人。班师回朝时,大布阿带着很多阿拉伯部落的俘虏。这次及其它类似的事件打击了阿拉伯人在突厥人面前的自信心。

^① 这些圣训引自雅古特《地理辞书》中的突厥斯坦词条。

^② 瓦西格:阿拔斯王朝第9位哈里发,公元842—847年在位。——译者

^③ 《哈里发传》,第135页。

穆耳台绥姆为完成其依靠突厥人的战略,写信给他的埃及总督奈斯尔·本·阿卜杜拉,命其革去阿拉伯人在军队中的公职,并取消其俸禄。俸禄一取消,叶海亚·本·瓦齐尔·捷莱威便召集赖赫姆人和久扎姆人举事起义,他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使我们宣布起义了,因为这一举措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和生计。”叶海亚周围聚集了约 500 名起义军。穆扎法尔·本·凯德尔率兵前去镇压,在替尼斯湖大败起义军,俘虏了叶海亚,其追随者纷纷离他而去。从此,阿拉伯人在埃及的政权便消失了,埃及军队便由非阿拉伯人和释奴(麦瓦里)组成。突厥人艾哈麦德·本·突伦掌握了军权,他招募了大批突厥奴隶充实军队,突厥士兵多达 2 万 4 千余人,黑人 4 万人,雇佣军 7 千人。^①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削弱了阿拉伯人、尤其是在埃及的阿拉伯人的势力。

穆台瓦基勒于伊历 232 年/公元 847 年登上哈里发宝座。此时,突厥人进入巴格达已有 12 年了,他们已经站稳了脚根,对老百姓和整个帝国了如指掌,他们的权势已得到加强。我们看到突厥将领伊塔赫已大权在握,而他以前只不过是一个被穆耳台绥姆花钱买来的青年突厥厨师。伊塔赫骁勇异常,“先后被穆耳台绥姆和瓦西格多次提拔,掌握了许多实权。凡是穆耳台绥姆和瓦西格想要除掉的人,如穆罕默德·本·阿卜杜·麦立克、齐亚德和哈里发表蒙的好几个儿子,不是死在他的手上,就是被其监禁起来。”穆台瓦基勒出任哈里发的时候,正值伊塔赫权力鼎盛时期:他掌管军队,

^① 迪肯:《埃及总督与法官传》,第 194 页;麦格里齐:《埃及志》,第 1 卷,第 94 页

马格里布人、突厥人、麦瓦里和柏柏尔人都归他管辖。此外，他还掌握着哈里发宫廷及侍从的大权。^① 有一次穆台瓦基勒去高图勒游玩，酒后失言，大骂伊塔赫，伊塔赫遂起了杀机。穆台瓦基勒闻知后，向伊塔赫道歉说：“你是我的父亲，是你把我养育成人。”^② 后来，穆台瓦基勒设计杀死了伊塔赫。但是，此举非但没能削弱突厥人的权势，反而引起了他们对穆台瓦基勒的仇恨。

国家大权掌握在突厥人手中，突厥人成了动乱的根源。他们不喜欢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突厥人自己并不团结，他们之间派别林立，各霸一方；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他们对钱财更是贪得无厌。总之，巴格达这座“和平之城”已变得不和平了。

“一定是穆台瓦基勒已感到了突厥人造成的那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定是感受到了突厥人对其生命的威胁，穆台瓦基勒才产生了迁都大马士革的想法，他想去倭马亚人执政时的首都，也许在那里他能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帮他摆脱突厥人的控制。穆台瓦基勒于伊历243年/公元857年，即执政11年后，去了大马士革。但他没能在大马士革久留，据说，他在那里有些水土不服。此外，他还遇上了沙姆军人发动的骚乱，“军人们聚集起来，高喊要求得到银饷，然后拆毁武器，胡乱放箭。”^③ 在这种情况下，穆台瓦基勒又返回萨马腊，前后历时3个月零7天。4年之后，穆台瓦基勒被突厥人杀害。

“穆台瓦基勒本来想要摆脱突厥人，使国家重新回到原来的轨

①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11卷，第33页。

② 同上

③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第2卷，第204页。

道上去。但是，他的儿子孟台绥耳却支持突厥人。于是，穆台瓦基勒起了杀心，想除掉孟台绥耳，还想除掉瓦绥夫、小布阿等突厥将领及其他头面人物。”^①与此同时，突厥人也决心除掉穆台瓦基勒。当时的阿拔斯王朝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穆台瓦基勒成功了，突厥人的势力就会消失，波斯人将重新得势，事情便会像从前一样。但是，命运之神让突厥人胜利了，穆台瓦基勒的侍卫——突厥人巴基尔与10名突厥青年仆从一起执行了以小布阿为首的突厥将领策划的阴谋。他们手持宝剑，蒙面踏上哈里发的御床，巴基尔一剑刺中了穆台瓦基勒的右腰，然后又从左腰将其斩断。这时，法塔赫·本·哈高尼跑上去阻拦，被人一剑刺中腹部身亡。两人的尸体用毯子裹起来，丢在宫中一天一夜，无人过问，直到孟台绥耳登上了哈里发宝座，才命人将尸体掩埋。

穆台瓦基勒之死是第一起谋杀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事件。在此之前，除艾敏哈里发是在战败后被杀之外，其他哈里发都是寿终正寝的。杀死穆台瓦基勒的不是巴基尔个人，而是突厥人。穆台瓦基勒的死，就是突厥人的生，就是他们权力的存在，同时也是向王室发出的警告：谁想当哈里发，谁就要完全听命于突厥人；谁要想与突厥人为敌，谁就是自寻死路。

这次事件以哈里发被杀和突厥人更加不可一世而告终，这以后的哈里发不过是突厥人手上的戒指，甚至连戒指都不如。他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钱币上铸上自己的名字，在聚礼日的宣教中提到自己的尊号。“后来，这就成为人们形容徒有其表、而无实

^① 塔巴里：《民族与帝王史》，第11卷，第63页。

际内容的人的典故,如说某人满足于铸币和演说,就是说该人徒有其名。”对此,有人这样来形容穆斯台因哈里发:他是瓦绥夫和小布阿的笼中鸟,他只能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让他说的话。

诗人布赫图里是穆台瓦基勒哈里发的酒友和座上客,为穆台瓦基勒写了很多赞美诗。他目睹了哈里发被害的情景,写了一首描述穆台瓦基勒之死的著名诗篇。在诗中布赫图里不能直言攻击突厥人,因为他们大权在握。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突厥人控制了个国家,阿拔斯王朝再也不是波斯人掌权时的样子了。他仇恨突厥人、颂扬波斯人,他用诗抒发自己的情感。

布赫图里坦言自己不是波斯人,他之所以赞颂波斯人,是因为波斯人有恩于阿拉伯人,他们支持阿拉伯人的政权,为阿拉伯人效力。布赫图里的诗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首具有反阿拉伯人情绪的诗,而是在见到突厥人暴行后,对波斯人掌权时代的伤悼;是对已逝去的波斯人维护哈里发尊严、为哈里发效力时代的哭诉;同时也是对突厥人掌权后剥夺哈里发权力、任意摆布哈里发、使哈里发成为听命于他们的工具、没有任何尊严、最终惨遭杀害的痛苦呻吟。

查希兹给我们留下一封谈论民族主义情绪问题的信。该信写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的初期。信是写给宰相——突厥人法塔赫·本·哈高尼的,内容讲的是有关突厥人的功绩和美德。查希兹的这封信真实地向我们描述了当突厥人成为禁卫军时,其他各族军人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军人有这种情绪,其他行业的人也有这种情绪。查希兹在信中说,他这封信是在穆耳台绥姆——把突厥人招募进京的始作俑者——在位时写的。他原想把